

拾珠漫笔看东营 · 东营市第三届读书节

【连载】

异乡人 (4)

■唐岱霞

大荣不是没吃调经丸。她的月经一直不太准,有时好几个月才来一次。结婚这几年,中药、西药、中成药,吃得脸更黄了,月经也更不准了。而且这次吧,吃了调经丸,就来一点,不吃,就没了。这让她更心烦,来了月经就不能碰凉的,不能下水,还不如不来。她决定,每天偷偷地将调经丸扔掉一个,秋龄问起,就说还是一天一个丸子,正常吃着呢。

过了三月,就进了阴历的十一月。秋龄对大荣迟迟不来的月经彻底没了耐心,说:“我遇见镇上计生办的宋大姐,她知道咱一直没孩子,叫你去镇上查查。”

检查回来的路上,秋龄几乎是跳着骑车子的。这样的动作很奇怪,像马戏团里的小丑,秋龄的屁股离开车座,双手撑住车把,两只脚一上一下将车子蹬得飞快。大荣坐在这辆借来的大金鹿自行车后面,也是满脸都在笑,甚至头发梢都笑得飘在了空中。她紧紧地拽着秋龄的后襟子,说“慢点慢点,太颠了。”“哦,对,不能颠。”秋龄又慢了下来,像一头牛面对着整片山坡,可以不紧不慢甩着尾巴惬意地晒太阳。

一大早出门,来回二十里地,因为这时快时慢的节奏,回家时已是晌午,秋龄娘正掀开锅盖准备吃饭。平时,秋龄和大荣是跟爹娘分开吃饭的。今天心情好,加上急于跟爹娘说这个好消息,秋龄就领着大荣进了北屋。

见两人进门,秋龄娘的脸不冷也不热。大哥上班,三弟留城,大姐二妹已经出嫁,锅台前只围着秋龄爹娘与小妹。倒是秋龄爹转头说了一句“坐下,吃饭吧。”秋龄看了看娘,就拉大荣坐了下来,从筐箩里掰了半块掺和饽饽递给自己的媳妇,转头说:“娘,大荣有了,已经四个月了。”话音刚落,秋龄爹“嘿嘿”笑了两声,说:“好,好啊。”秋龄娘先是一惊,两眼盯着大荣的肚子,仿佛在看里面到底有没有小孩子,再看大荣的脸羞得通红,觉得应该是真的,脸色却又沉了下来,“早就该生了,都耽误好几个了,有啥好高兴的,吃饭!”

大荣低着头吃饭,没有说话。秋龄看了一眼自己的媳妇,又看了一眼娘,伸手把一筷子咸菜夹到大荣碗里。秋龄知道娘看不上大荣的粗笨,而且因为好几年生不出孩子,没少数落她。秋龄现在顾不上跟娘辩解,他满脑子都是计生办宋大姐的话:“自己的媳妇怀孕四个月都不知道,亏你还是个活泛的老爷们!”秋

龄不由得笑了起来。

五

进入腊月,秋龄作为青年指导员与镇上的干部一起驻村去了。临走之前,秋龄专门来跟娘嘱咐,一定好生看着大荣,不能让她累着。“臭小子,有啥好累的?女人生孩子,天经地义!别看我生了六个孩子,哪个都没耽误干活,这就是做女人的本分。”秋龄娘就是看不惯秋龄对待媳妇的样子,这个女人要啥没啥,就将自己最聪明的二小子抢了去,最可气的是,二小子明显将媳妇当宝贝。老话说的没错,真是山老鸱尾巴长,娶了媳妇忘了娘。秋龄娘的脸拉得老长,心里憋了一肚子的气。

这天,秋龄娘将自己上上下下收拾利索,跨上小竹篮,对大荣说:“我要到南庄子表妹家去,中午你自己做饭吃。”到了中午,大荣准备做饭了,才看到缸里没有水。她摸摸肚皮,近六个月的身子,才刚刚显了怀,在院里转了一圈,决定去井里打水。井边有些薄冰,大荣小心翼翼地踩实了脚底板。第一只桶提上来没费多少力气,只是撒了一点点。第二只桶就没那么容易了,满满的一桶水在井里晃呀晃,大荣撒掉一些,剩下大半桶,提到井口三分之一处,她觉得胳膊没力气了。平时可以用肚子撑一下,现在凸着的肚子里藏着宝贝心情,可不敢动。可是水到半空,总得提上来啊。她努力地转了头,想看看有没有来打水的人帮忙,可现在正是午饭时间,都在家吃饭呢。

大荣不记得自己到底是怎样把那桶水提上来的,晃悠悠像喝醉了一样把水担回家。她觉得自己很是勇敢,嗯,有了孩子的女人,就是不一样,她挺了挺腰,觉得自己不仅肚子大了,个子像是也高了一点。

秋龄娘在天色即将黑透的时候才回来。见缸里有水,她没说什么。只是盯着大荣不大的肚子,不紧不慢地说:“吃了那么多调经丸,流了那么多血,谁知道是不是缺胳膊少腿腿儿的……”

【作者简介】

唐岱霞,东营市作协会员,东营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。爱好文学,散文、小说等作品散见于报端、杂志,征文多次获奖,小说《异乡人》入选2017年度《齐鲁文学年展》。

一步之遥 (14)

■刘兰秀

疼痛使我从梦中醒来,一摸头,烫手。挣扎着起床,没有一点食欲,找了片退烧药喝下去上班。

“白灵,你脸色这么差,怎么了?”叶青问。

“好像是感冒了,有点发烧,已经吃药了,没事。”我躲避着叶青的眼光。

“还能上班吗,不行我就替替你,今夜不是很忙。”

“不用,出身汗就好了。”

当晚我吃了片安定早早上床,沉沉睡了一夜,浑身的不适才略微减轻。

当表姐过来问我雷天同印象如何时,有点发愣。有什么印象啊,除去喝了一肚子水,前后没说几句话,单从外表,说不上喜欢,也不至于讨厌。表姐说雷天同对我印象非常好,希望和我交朋友,问我是否愿意。原来我狼狈时能给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,他竟然还要继续交往,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否定了原先的计划,一口答应下来,并把约会地点定在我的宿舍。

“叶青,那个姓雷的今天晚上要来我们宿舍,把许山叫来,你们一起给我参谋参谋。”我装作愉快地说。

“真的吗,太好了!不是说没戏了吗,咋又约上了。只要他来,看我怎么钩住他。我等这个姐夫等得太久了。跟着感觉走,紧抓住爱的手……”叶青兴奋地唱起来。然后拉我一起整理房间,迎接客人的光临。

宿舍里首次成了四个人的平衡。

雷天同毕竟是教师出身,面对我们毫不拘束,言行得体落落大方。叶青像个户警考察他八代祖宗,他一本正经有问必答,继而叶青又像推销员把我夸成一朵花,皮条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许山的话比平时少,漫无边际谈论经济体育新闻这些男人感兴趣的话题。我只有乖乖听的份,当

然,我眼睛没闲着。茶馆那次约会我是应付,这次,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人能否托付终生。

约会在严肃活泼的气氛中结束,雷天同礼貌地告辞,我们三个继续围坐。

叶青面色绯红,两眼放光,兴奋地手舞足蹈,好像她找到了意中人:“白灵,你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啊,灰姑娘终于等来了白马王子。雷天同要学历有学历,要模样有模样,成熟大方,那口才好得连我都甘拜下风。虽说家在农村,可也是住在城郊,经济条件肯定不差。别再犹豫了,我认定雷天同是我姐夫了。”许山整个人靠在椅背上,脸上掩饰不住得意,手里一支笔转得像风车。“叶青说的太夸张了吧,许山,你觉得雷天同怎么样?”我故意问许山。“关键看你自己的感觉,不要管别人说什么。你觉得合适才行。”“许山你怎么回事,好不容易碰到个合适的,你不美言几句吗!”叶青对许山的回答不满意。“别含糊其词,到底行还是不行?”我穷追不舍。“我感觉还可以。”许山犹豫地说。

“既然你们俩都觉得行,那就交往吧。”

当许山黯然离开时,我心里的血倒流。

我和雷天同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,却不像热恋中的人一样如胶似漆天天粘在一块,他忙于高三毕业班的备战,我不愿意去他那住着三个人的单身公寓,恋爱的过程如清汤挂面无味。我常常猜测雷天同的心思,是不是我只是他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替代,他心里装的只有前女友,就像我抹不去许山的影子一样。对雷天同的前女友,我不是不好奇,她是个什么样的人,长得怎么样,当然,这些疑问都藏在心里,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像八卦婆一样问出口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刘兰秀,山东东营人,作品发表于《时代文学》等杂志。短篇小说《鱼飞鸟跃》获齐鲁文学作品年展优秀作品奖;短篇小说《透明的监狱》获第四届东营市“黄河口文艺奖”。散文《我的心不是荒原》获利津县凤凰城文艺奖文学创作奖。

